

京城瑣細

早晨六點，北緯四十度的都市晨光緋紅。驀然發現，樓下的白玉蘭已悄然由花變樹，魔術一般，任是看不出人家曾經是花。旁邊的海棠卻由樹變花，半空一片細密粉紅——過去怎麼就沒注意這是海棠樹呢。一個花季與另一個花季不知不覺地完成了交接。路邊沿途雪白、桃紅、明黃、嫩綠，京城如一個大調色盤。春天的性子很急，這麼快就把角角落落都塗抹到了。

二環路上，一輪大而圓的紅日跳躍樓間。剛想拍，幾輛車子擋在眼前；轉過彎，紅日又調皮地跳出來，半張躲在樓群後面，再蹦出來，視野內又是城牆……好不容易到十字路口等紅燈的間歇，終於捕捉到這個又美又皮的傢伙。辦公室樓道朝東的視窗，正好盛下這輪朝陽，長長的走廊成了金光大道。

早飯時，同事第一句話就是「我今天早晨拍的日出特漂亮！」拿出手機給我們分享，果然：故宮角樓，一輪紅日，一片靜湖，美輪美奐！

經歷了沙塵天，這一番繁花盛景和藍天麗日，格外令人欣喜。

與家人輪番倒班，連續跑醫院，打亂了賞花計劃。此病有點奇怪，莫名其妙發燒，不算高，小寶最高燒到三十八攝氏度，我燒到三十七點六度，燒一天就退了。最難受的是渾身酸痛，胃口差。小寶長途奔波，可能也有水土再



▲古城玉蘭花開。 作者供圖

適應問題，鼻炎症狀很厲害。從醫院出來，掃了輛共享單車，猶豫一下：走長安街/五四大街？各有特色，還是選了長安街。從東單到西單，長安街上單車徑足足有兩條車道寬，騎行有一種飛翔感，感覺極好。天安門前遊人攢動，已不亞於疫情之前。看花願望就在長安街上一路盡飽眼福。

在北京，騎單車四十分鐘五公里多，三元；乘公車五十分鐘十多公里一塊五；坐地鐵同樣五六公里也是三元，卻只需十分鐘。公共交通費便宜得讓人不好意思。

傍晚的公車上，一個帶明顯地方口音的人打電話：這麼快就吃完了？是不是有什麼心事？一時有點愕然：這個口音聽起來挺樸實的人還蠻文藝的，問話直達心靈啊！

上車之前跟香港的朋友通了個電話，朋友問：坐巴士到家要多久？我說五十分鐘。補充一句：不堵車的情況下。友說：果然是大北京。

一位北漂網友說，北京這座城市實在是大大太擠了，在這裏，一次故地重遊或許都要花上許多年。人與人相遇的緣分極其淡薄。

想想果然如此——

同在北京工作數年，如果不是曾一同駐港，或許在京城一輩子，很難有緣結識。而駐港經歷又多了一些京友，很令人感念。如果不是疫情期間騎單車穿老胡同看四合院，見前門只能數到七八年前了；如果不是老友記聚會，去王府井百貨大樓得追溯到至少二十年前了。

喜歡坐夜晚的巴士。車上和路上遠不像早晨那麼擁擠，滿滿一車人，滿眼一路紅燈。夜巴士差不多上車就有座位，走公交專線也不比自駕車慢。並且夜北京華燈初放，整個城市呈淡淡的橘色，燈光填充了高樓不到的空間，使得這座龐然的城市溫暖而親近。

縮在靠窗座位一角，默默看着窗外一座一座樓宇漂移，走長安街感覺又爽又爽，穿老城區老街巷有老味道，路邊的人們或行色匆匆趕路，或表情淡然在等車。改用《午夜巴黎》中的台詞：北京是一場流動盛宴。不動心思，光是看看眼前這些晃來晃去的流景，心事也好像

晃動起來了。

北京這座城市，總帶給我與大海相近的感受。它具有一種天然的巍然氣質，往那一待就是不言自威的氣度。誰不會在一瞬間愛上大海呢？煙波浩淼，一望無際，驚濤拍岸，捲起千堆雪。誰又不曾迷戀過城市，暮色四合，華燈如炬，車水馬龍，獨留一室靜寂。或許，我們也都曾在某個瞬間發出過這樣的感慨：「綿延的城市應有盡有，卻唯獨沒有盡頭。」北京確實太大了，大得去任何一個地方，都要專門安排、專程趕赴。逛街要專門、賞花要專門、遛彎要專門。城市和大海一樣，都有一種浩瀚帶來的迷人和渺小感。

Mars和Mercury兩隻小貓趁主人不在，在家放飛自我，睡覺不必回小屋小窩，沙發、飯桌隨便躺。從監控中喊牠們，兩小隻的耳朵馬上立起來，小腦袋轉來轉去四處尋找聲音來源，跳到離話筒最近的書架上，歪着腦瓜眼睛滴溜溜盯着攝像頭看來看去。再換一個監控喊牠們，馬上顛顛跑到這邊。看來分別幾個月，牠們還記得這個聲音。小寶說在商場裏看見賣貓的店舖，有的顏值很高，也愛與人貼貼。想買下來給我們養。可是，除了沒時間伺候，那遙遠的兩小隻已讓人心生「除卻巫山不是雲」的專寵欲，除了牠倆不是貓了。

這些碎微的細節，填充在遼闊的都市大海，讓日子在奔馳中生活活潑起來。



君子玉言 小香

如花如水，如影隨形



黛西札記 李夢

近來在網上被熱議的日本知名女性主義學者、暢銷書作家上野千鶴子，一向鼓勵不同年齡的女性努力避開偏見或成見，自在地生活。在其新書《快樂上等》中，她談及女性應「享受誤差感」，認為不能控制、不可預知的部分，才是人生的有趣之處。

如是一清醒堅實的話氣，讓我忽而想起近日見到香港舞蹈團新作《如影》海報上五位女子的剪影，或低首凝思，或目光遠望而篤定，各懷心事，卻都自信且坦然。舞團前助理藝術總監謝茵，首次以自由身編舞身份與舞團舞者合作。她與五位女舞者，將各自冷暖心事與苦樂經歷糅入作品中，感悟生命的離合悲喜。

從來，講述女性故事的舞作不少，講好卻難，皆因女性敏感且複雜，常常肩負母親、女兒、妻子或是兒媳等眾多角色，身份多元，經驗繁冗。至於觀者，有些愛看獨立自強、逆流而上的故事，有些關心身陷愛情或婚姻中的愉悅或迷茫，着眼不同，眾口難調。而《如影》落筆着墨的聰明之處在於多線敘事，並不局限

一時一地一人，而是聚合眾人回憶，再與當下勾連，於光影的遊走中，再現不同地域、不同文化背景的女性，怎樣從日常雜難中脫身，找到各自打開生命意義的那扇門。

構思《如影》之前，謝茵參加知名劇場人何應豐的《如花。如水。如母》藝術行動研究與實踐計劃。一百位母親獲邀在工作坊中分享自己的故事，或歡愉或落寞的一百個故事，讓同為母親的謝茵心有戚戚。相應的，她在編創《如影》的過程中，亦為舞者開設工作坊，邀請其分享各自回憶：有人回想小時在石塘咀街市與母親共度的時光；有人成為母親後，愈發懂得了自己的母親；也有人穿行時光，從熟悉的一段旋律、一片風景中回訪過去，與當年的自己重遇……

編舞謝茵，聯同華琪鈺、藍彥怡、廖慧儀、占倩與陳曉玲五位舞團舞者，在作品中用大量篇幅回應這些流動綿延、微妙且複雜的情感，並不試圖隱藏或遮掩，而是直白地將其間的光彩與晦暗、愉悅與失意呈現在觀者眼前。如是直指內心的書寫與抒發，對台上和台下而言，皆若一場難得的洞察和省思，鼓勵我們看見自己、接納自己，並擁抱自己。

危險遊戲

上世紀五十年代，設計了現代計算機雛形的英國數學家圖靈，曾提出疑問：機器能否像人類一樣思考？如今隨着AI聊天機器人ChatGPT爆火，人們開始好奇這種



英倫漫話 江恆

假設是否已經成真。

圖靈的疑問不是沒有道理，從古希臘鐵匠之神赫菲斯托斯擁有賦予金屬物品生命的能力，到十九世紀詩人雪萊創作出由人工拼湊而成的科學怪人，機器能否變得像人一樣，能思考有智慧，始終在人類的腦海裏揮之不去。一九五〇年，圖靈在發表的論文《計算機器與智能》中大膽預言，創造出擁有真正智能的機器存在可能性。

圖靈為此提出著名的「圖靈測試」（Turing test），以最簡潔明瞭的方式來判定機器是否擁有智能，並在之後的數十年中被奉為測試人工智能的主旨。其靈感來自於維多利亞時代的「模仿遊戲」，即通過對一個人提問，從回答來判斷對方是男是女。圖靈測試的具體做法是：人類詢問者通過鍵盤和熒幕與機器聊天，如果沒有辨別出對方是機器，並誤以為是與人在對話，就不得不承認機器擁有人類的智能。

圖靈測試看似簡單，卻一直沒有機器取得突破，英國作家邁克爾·伍爾德里奇在《人工智能全傳》一書中提到，這導致有些機器設計者動起了「小心思」，試圖用一些小技巧去迷惑人類詢問者，使他們相信正在與真人打交道。像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，美國科學家魏岑鮑姆創造的最早聊天機器人ELIZA，其扮演的是一名精神病醫生的角色，與病人交談，提出開放性問題，讓病人試圖敞開心扉。ELIZA學習了一些關鍵詞，比如家人、朋友、孤獨和悲傷等，然後使用關聯了關鍵詞的腳本來提出後續問題。起初開場白看起來還不錯，但幾句對話以後，這種互動的膚淺性便暴露無遺，顯然ELIZA仍停留在機械式應答，根本沒有理解到對話的意義，自此之後，ELIZA就成了採用膚淺的小伎倆偽裝人工智能的代名詞。

甚至於在二〇一四年被認為首次通



▲人工智能會否取代人類工作，是社會近年的熱話之一。 資料圖片

過圖靈測試的一個名為尤金的俄羅斯機器人，從嚴格意義上講也未真正過關，儘管在測試現場，有逾三成的裁判對尤金是人類深信不疑，但因為裁判的人數相對較少和過程中較高的判斷錯誤率，無法可靠地反映出結果。更有甚者，一些機器為通過測試而刻意作弊，像是在回答中用模擬情緒和故意打字錯誤等來變得更像人類，均令測試結果難具說服力。

然而，隨着近年人工智能的飛躍式發展，情況正在發生改變。例如從亞馬遜智能助理Alexa，到打敗圍棋世界冠軍的「阿爾法狗」（AlphaGo），再到聊天機器人ChatGPT，機器同類人的智能已愈發接近。用亞馬遜高級副總裁普拉薩德的話說，如今機器在聽、看和感受等很多方面有着長足進步，尤其記憶和檢索等能力要遠高於人類。特別是ChatGPT，能寫又會畫，智力水平絕不亞於人類，已不是圖靈測試僅靠文本交流就能檢驗機器是否具備智能。

對於外界擔心按此發展下去，機器可能如圖靈預言般擁有真正智能，科學界認為仍要取決於機器是否具備意識。如同英國科普作家喬爾·利維在《我們為何如此行事》一書中，以上世紀八十年代哲學家約翰·塞爾的「中文房間」（Chinese Room）實驗為例，指出關鍵所在是機器有無能力知道言語、符號等真正的含義。該實驗是將一個人關在一個密閉房間，由外面送進上面寫有中文的紙條，雖然此人不懂中文，卻能靠中文字典來理解並作答，最終令看到他回答的人誤以為他懂中

文，實際上他一無所知。以此類推，機器就像實驗的人，雖能對答如流，其實不明就裏，這就是俗稱的「意識」難題。專注於人工智能的英國《金融時報》專欄作家桑希爾，把意識形容為「人類最後的堡壘」，也是人工智能的「最後邊界」。

當然機器還面臨另一大挑戰，就是如何理解人類世界，以及支配其中的許多約定俗成的規則。心理學家斯蒂芬·平克曾設計一段簡短對話：「鮑勃：我要離開你。愛麗絲：她是誰？」這段對話背後的複雜含義對人類來說輕而易舉，但怎麼能讓計算機編程明白卻並不容易，因為對話貫穿了生活中的常識性東西以及倫理、慾望等因素，正如《人工智能全傳》中提到，要機器理解類似的場景並貼切作答，到目前為止，還沒有一個成功的案例。

儘管如此，很多科學家仍存在顧慮，已故英國著名科學家霍金曾經提醒，創造出媲美人類甚至超過人類的東西將要面對可怕後果，不僅會使數以百萬計的工作職位不復存在，它還可能自行啟動，以不斷加快的速度重新設計自己。而人類局限於緩慢的生物進化過程，根本無法競爭，最終將被超越甚至被毀滅。英國科學家洛夫洛克也斷言，人工智能在某個時候肯定會取代人類，他在《新星世：即將到來的超智能時代》一書甚至描述，「屆時半機器人會寫關於人類的小說來取樂。」果真如此的話，就應驗了圖靈的合作夥伴、英國數學家J·古德當初的警告，人工智能是一場危險遊戲。

跟着書籍去覓食



如是我見 陸小鹿

年少時，讀張愛玲的《談吃與畫餅充飢》，看到她說「從前府老太太看《儒林外史》，就看個吃」，當時不以為然，如今才心有戚戚。細細梳理，大致原因有二。其一，生活平淡，需要時不時自我調節一番。跟着書籍去覓食，無非是滿足一個好奇心，遍嘗新奇，方可體會到生活的樂趣。好比平淡的日子裏，加了塊甜甜的糖。其二，人至中年，歷經千山萬水，終知幸福的美好願望最終還得落在一個「吃」字上，畢竟一日三餐是日日省略不了的事。

在魯迅的小說《孤獨者》中，我留意到一個美食細節。申飛回到S城去看魏連受，提着兩包聞喜名產的煮餅。先前我並不知聞喜在哪裏，查詢後才知聞喜縣隸屬山西運城。

如今物流發達，想要嘗新，未必一定要親赴當地，網購輕輕鬆鬆就可以。我網購了六個不同口味的聞喜煮餅，嘗過後才知，聞喜煮餅並非用水煮過，而是一種油炸點心。晉南民間把「炸

叫做「煮」，因此有了「煮餅」這一稱呼。雖然名字裏帶一個「餅」字，聞喜煮餅並非餅狀，而是滾圓形，外裹一層白芝麻。

如今糕點品種繁多，聞喜煮餅因是炸物未免油大，內餡也甜，一次頂多只能吃一個。不過，完全可以想見，在《孤獨者》寫就的一九二五年，酥沙綿甜的聞喜煮餅一定是好東西，因為在物質匱乏的年代，油大餡甜都是優勢。不然，魯迅也不會託朋友從山西給他捎帶聞喜煮餅，也就不會把聞喜煮餅也寫入小說當中了。

劉以鬯在《椰風蕉雨——南洋故事集》裏，寫了不少南洋的水果，尤以紅毛丹出現為最多。紅毛丹是馬來西亞的特產，很甜，當地人都喜歡吃。我從沒有吃過紅毛丹，看罷書，便很想買來一嘗。

紅毛丹，形如荔枝，雖然長得毛毛刺刺的，剝開來，露出雪白的果肉，口感甜蜜，肉質勁道有嚼頭。吃的時候回味劉以鬯的南洋故事，彷彿自己也變成故事人物，恍如穿越的感覺令心情慢慢轉晴。

好心情需要自己來調節，只要花點心思，從微小的事物裏也能尋找到快樂。



▲「羊城煙火氣——廣州出土漢代建築模型明器展」現場一景。

羊城煙火氣



市井萬象

三月二十九日，廣東廣州，「羊城煙火氣——廣州出土漢代建築模型明器展」在南漢二陵博物館開幕，展出廣州考古出土漢代建築模型明器一百六十九件（套）。

中新社